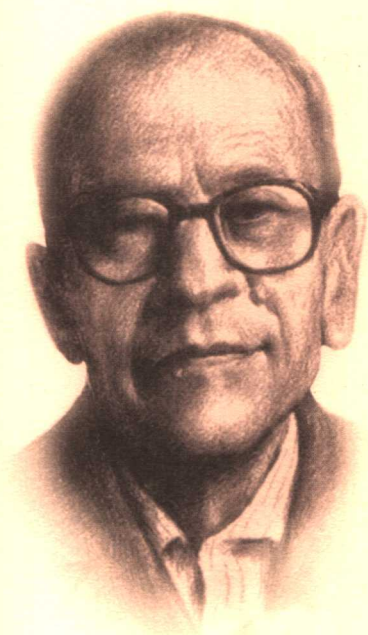




Naguib Mahfouz

马哈福兹文集

思慕宫

陈中耀 陆英英 译

马哈福兹文集

思慕宫

开罗三部曲之二

陈中耀 陆英英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慕宫. 开罗三部曲之二/(埃及)马哈福兹著;陈中耀,
陆英英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

(马哈福兹文集)

ISBN 7-5327-3023-9

I. 思... II. ①马...②陈...③陆... III. 长篇小说—埃及—现代 IV. I4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2714 号

本书全部内容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事先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转载、连载或复制

思 慕 宫

开罗三部曲之二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著

陈中耀 陆英英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6 字数 376,000

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 3,500册

ISBN 7-5327-3023-9/I·1756

定价:35.00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作者像

—

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随手关上住宅的大门，迈着无力的步子，借着暗淡的星光在穿越庭院。当他走得疲惫时，便撑着手杖站一会儿，手杖头就扎进松软的土里。他浑身发热，感到火辣辣的，真想立即用冷水浇一浇脸、头和脖子，消除这七月的暑热，把胸中和脑袋里炽燃的烈火压下去，哪怕暂时压一下也好。一想到冷水，他不禁笑逐颜开，脸上露出快活的神色。走进楼梯口的门，他看见了从上面射下来的一道微弱的灯光，随着端着灯的那只手的颤动，灯光在墙面上摇曳着。他一手把着楼梯扶手，一手拄着手杖拾级而上，手杖头点击在楼梯上发出笃笃的响声。很久以来，这种连续的点击声已成为一种独特的节拍，使人一听就知道是他回来了。艾米娜端着灯站在楼梯口等候他。他走到她跟前停下了脚步，胸脯一起一伏地喘着气，等呼吸平顺后，才像往常一样问候道：

“晚安！”

“晚安，老爷！”艾米娜低声回答，把灯举到了他的前面。

一进卧室，他就急切地走向沙发，向上面一倒，去掉手杖，摘下红毡帽，头靠在沙发背上，朝前伸出两腿，从敞袍的两侧露出了里面的长衫和塞在袜子里的两只裤脚。他闭上了眼睛，用手帕拭去前额、面颊和脖子上的汗水。这时，艾米娜把灯放在桌子上，站在一旁等他站起身，好侍候他脱衣服。她关切地注视着他，心里忐忑不安，真希望自己有勇气去求他不要出去消夜了，因为他长期不注意保养身体，已经受不了熬夜的折腾了。但是她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这番心情！过了好几分钟，他才睁开眼睛，从长衫里掏出金表，



取下钻石戒指,把它们放在红毡帽里。然后他撑起身子,让艾米娜帮他脱下敞袍和长衫。他的身体看起来依然像过去那样魁梧壮实,只是两鬓已经斑白了。当他把头套进在家穿的大袍领口时,突然微笑起来,他想起在今夜聚会上,阿里·阿卜杜·拉希姆先生喝得呕吐了,他却偏说是着了凉,胃里不舒服。他们几个人故意戏弄他,说他酒量太小,还含沙射影地说并非每个男人都能与酒相伴一辈子的,等等。谁知阿里先生动了气,一本正经地为自己辩白……真是奇怪!有的人为什么把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看得如此重要,恼羞到这种程度?既然这么认真,为什么还要在喧闹声中大言不惭地自诩能把整个酒馆的酒喝光、胃也不会翻腾?

他又坐在沙发上,把两只脚伸给妻子,让她为他脱去鞋袜。艾米娜接着离开房间,不一会儿取来脸盆和水壶,给他倒水,让他抹头、洗脸和脖子,还漱了口,然后他盘腿坐在沙发上,让阳台和开向庭院的窗户间的过堂风吹拂着。

“今年夏天真热啊!”

艾米娜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垫子,放在丈夫脚前,自己也盘腿坐在垫子上。

“愿真主怜悯我们,”她叹了一口气,“到处热得像个火炉,厨房里更热!整个夏天,只有日落之后在平台上还可以透透气。”

她坐在那里,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了。她瘦了,脸长了,或许是因为双颊削了下去,脸就显得长了些。露在头帕外的头发中夹杂着许多银丝。她显得憔悴,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腮上的那颗黑痣也更大了,眼睛里除去原有的温顺的目光外,又增添了忧郁和茫然的神情。面对着这种种变化,她是多么迷惘啊!最初因丧子之痛她还不在乎这些,后来却忧心忡忡了,并开始寻思:难道她后半生就不需要健康的身体了吗?不!一家人都需要她有好的身体!可是,她怎么能恢复原样呢?再说她已上了年纪,也许这些变化不算大,但毫无疑问,还是留下了痕迹。

她就是这样一夜一夜地站在阳台上,从小圆孔里望着马路。马路上一切如旧,她却在一天天衰老。咖啡馆的堂倌又在喊叫,那声音像回声似的,飞进了寂静的卧室。她偷偷望着丈夫,露出了微笑。

这条彻夜喧闹的马路,是她最喜爱的。它仿佛是她可以倾心交谈的朋

友,可这位粗心的朋友却从来不理解,那个在阳台小圆孔后面喜爱看它的人的心。她的脑子里充满了马路上的各种景象,耳朵里回响着马路上永不停息的声音。咖啡馆堂馆的舌头一刻不停地喊着;一个嘶哑的嗓门不厌其烦地评论着当天发生的各种事情;另一个神经质的声音唠叨着“库米”和“乌勒得”^①;患百日咳的女孩海尼娅的父亲在有人问起海尼娅的病情时,他一夜又一夜的回答道:“真主会保佑她痊愈的。”啊,这个阳台真好比是咖啡馆的一角,她就是咖啡馆里的顾客。她的两眼一直注视着靠在沙发背上的丈夫的脑袋,脑海里却浮现出马路上的种种情景。后来,她不再想这些,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丈夫身上。她发现他满脸通红,最近几天,他后半夜回来时都是这样,虽说已看惯了,但总是不放心,于是关心地问:

“老爷,你没有不舒服吧?”

“没有,赞颂全归真主,”他把脑袋搁搁正,喃喃地回答,“这天气真叫人难受!”

夏天最好是喝葡萄酒,人们多次这样对他说。可是他觉得葡萄酒太难喝,要喝威士忌,别的什么也不要。所以,他每天夜里只好忍受酷暑和烈酒的痛苦了。今天晚上他笑得太厉害了,连脖筋都笑疼了。可是笑什么呢?他几乎一点都想不起来了。聚会中没有人谈论什么可笑的事情,只是那种气氛总是带着欢快的电荷,稍一碰擦就会燃起大火。他只记得当时易卜拉欣·法尔先生想说“赛阿德今天从亚历山大出洋去巴黎了”,却说成了“亚历山大今天从赛阿德出洋去巴黎了”,惹得在座的人哄堂大笑,把它当做了酒后的趣闻。

他们七嘴八舌地说:“他将在巴黎参加和谈,待身体康复后再应邀去伦敦。”“他将使拉姆齐·麦克唐纳勋爵^② 同意埃及独立。”“他会给埃及带回独立来。”……他们还议论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并围绕这个话题又添上许多笑话。

确实,他交际甚广,朋友很多,但算得上真正知己的只有三个人:穆罕默

① “库米”和“乌勒得”系占卜用的纸牌名。

② 拉姆齐·麦克唐纳(1866—1937),英国工党创始人和领袖,1924年、1929年先后两度出任工党首相。

德·阿夫特、阿里·阿卜杜·拉希姆、易卜拉欣·法尔。他简直无法想象,要是没有这三个人,这个世界还会存在吗?他们一见到他,总是满脸喜气,使他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快慰。他那对睡意朦胧的眼睛与艾米娜探询的目光相遇,于是,他仿佛提醒她一件大事似的,说道:

“明天是……”

“我哪能忘记呢!”她的脸上泛出微笑。

“听说今年毕业考的成绩普遍不好……”他的口气里带点并不想掩饰的自豪情绪。

“真主保佑他如愿以偿,”她又笑了笑,与他一样带着自豪说道,“愿真主使我们延年益寿,看到他大学毕业……”

“今天你去过怡心园胡同吗?”他问。

“去过了,我请他们都来。他们会来的,只有老太太推说身体吃不消,让他的两个儿子代她向凯马勒道喜。”

艾哈迈德用下巴指了指放在一边的他那肥袖敞袍,说道:

“今天穆泰瓦里·阿卜杜·萨姆德谢赫到我铺子里来过了,他给海迪洁和阿依莎的孩子们送来了几道护身符,还为我祝福说:‘如蒙主愿,我还能为你的重孙们画符呢。’”

接着,他笑咪咪地摇晃着脑袋说:

“对于真主来说没有什么事情办不到的,你看,穆泰瓦里谢赫虽然年过八旬,身体还像铁打的一样!”

“愿真主赐你健康长寿!”

他沉思良久,掐着手指一算,说道:

“我的父亲,祈求真主怜悯他,就算能活到现在,比穆泰瓦里谢赫也大不了几岁。”

“祈求真主怜悯过世的先人们。”

提到亡故的亲人他总有点悲伤,于是沉默不语,让情绪平静下来。这时,他仿佛想起了一件重大的事情:

“宰奈卜订婚了!”

艾米娜抬起头,睁大眼睛问道:

“真的吗?”



“没错,今天晚上穆罕默德·阿夫特亲口告诉我的!”

“男方是谁?”

“是个政府职员,叫穆罕默德·哈桑,教育部档案室主任。”

“岁数大概不小吧?”她闷闷不乐地问道。

“不,”他反驳似的说道,“三十多岁,也就三十五六岁的样子,最多不过四十岁!”接着,他用讥诮的口吻嘀咕道,“她在年轻人身上试了一回运气失败了,我指的是那种没有出息的年轻人,现在让她再跟明白事理的人碰碰运气吧!”

她婉惜地直言道:

“她最好还是跟亚辛复婚,至少也该为他们的孩子考虑吧!”

他本来也是这么想的,并很早就跟穆罕默德·阿夫特提了出来。不过,现在为了掩饰自己努力的失败,他没有表示同意妻子的观点,而是气愤地说:

“穆罕默德·阿夫特不信任亚辛了。说老实话,亚辛也的确没法让人相信。所以,我也不好强人所难,不能为这种不会有好结果的事情伤了朋友间的和气。”

“年轻人嘛,做错了事总不能老揪住不放吧!”艾米娜有点同情地咕哝道。

“这件事我并非没有尽心,可是对方不愿意呀,”他无意中承认了自己的失败。“穆罕默德·阿夫特好意地对我说:‘我只能表示抱歉了,主要原因是害怕那样会使我们的友谊产生破裂。’他还说:‘你什么要求我都不会拒绝,只是损害我们交情的事情我不能答应。’我只好闭口不言了。”

穆罕默德·阿夫特确实说过这些话,但那是为了避免他纠缠才说的。事实上,艾哈迈德十分希望同穆罕默德·阿夫特恢复中断的姻亲关系,因为对方的地位及其家族的社会地位都是他所看重的,他从未奢望还能亚辛找到一个比宰奈卜更好的妻子。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了,尤其是当穆罕默德·阿夫特把他所了解的关于亚辛私生活的一部分情况告诉了他。穆罕默德·阿夫特对他说:“你别说我们这些人和亚辛没有什么两样,说真的,我们和他就是不一样。再说,我也不情愿让宰奈卜过她母亲那样的生活!”

“亚辛知道这件事吗?”艾米娜问道。



“明后天他就会知道的,你认为他会不在乎这件事吗?他根本体会不到体面婚姻的价值!”

“拉德旺怎么办呢?”艾米娜痛惜地摇着头,问道。

艾哈迈德皱着眉头说:

“放在他外公家吧,要是离不开娘,只好跟着过去,真是作孽呀!”

“真主啊,这孩子真可怜!他妈妈在一处,爸爸在另一处。难道宰奈卜舍得与孩子分开?”

“万不得已时,再不舍得也只好这样了,”艾哈迈德近乎蔑视地说道,然后询问妻子,“这孩子几岁了,你想得起来吗?”

艾米娜思索片刻,回答道:

“他比阿依莎的女儿纳伊曼小一些,比海迪洁的儿子阿卜杜·蒙伊姆大一些,今年五岁了吧。再过两年他爸爸就该把他接回来了,是不是,老爷?”

“到时候再说吧,”丈夫打着呵欠,继续说道,“他也是结过婚的,我是说她的新丈夫!”

“有孩子吗?”

“没有,他的前妻没生过孩子。”

“穆罕默德·阿夫特先生看上他的也许正是这一点。”

丈夫颇不耐烦地说:

“可别忘了他的地位……”

“这事单从地位上说,谁也没有你儿子合适。至少看在你的面子上……”艾米娜反对说。

艾哈迈德感到不悦,暗自诅咒起穆罕默德·阿夫特来,尽管他很喜欢自己的这位朋友。但是他再次强调聊以自慰的那一点:

“你别忘了,他要不是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会毫不迟疑地接受我的想法的。”

“那当然,老爷!你们是一辈子老朋友了,那可不是当儿戏闹着玩。”

艾哈迈德又打起了呵欠,喃喃地说道:

“把灯拿到外面去吧。”

艾米娜站起身去端灯。他稍微闭了闭眼睛,然后仿佛与懒惰抗争似的,霍地站立起来,走过去躺在床上。他现在真是太舒适了!精疲力竭后躺下

来是多么舒适啊！这话一点不错。他神志还算清醒，脑海里几乎一片空白。不管怎样，都得赞颂真主！如意的日子已成过去，当我们独自静下心来时，总觉得缺少些什么，但它已是一去不复返了，只给我们留下一些模糊的记忆，就像从门上面的扇形窗中透进来的暗淡灯光一样。不管怎样，都得赞颂真主！他总算还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那就好好享受这种生活吧！他最好早点拿定主意，要不要接受邀请？还是明天的事情到明天再说吧。倒是这个亚辛，他的麻烦过去、现在、将来都有。二十八岁的人不算小了，为他再找一个妻子也并非难事，可是他不改邪归正，怎么能奢望真主使他面目一新呢？什么时候真主的教诲能普照大地，让所有人的眼睛都能明亮起来呢？想到这里，他在内心深处高呼着“赞颂全归真主！”可是，穆罕默德·阿夫特说了些什么？亚辛不顾一切地逛遍了艾兹贝基亚的大街小巷，连地下室也不放过。当年他也去艾兹贝基亚游过，那里是寻欢作乐的好地方。他曾多次想再去光顾那里的酒馆茶楼，重温一下往事。真得感谢真主，让他在没去之前就知道了亚辛的秘密。不然的话，一定会闹出让魔鬼尽情挖苦的大笑话。儿子已长大成人，父亲得给他们让开路。从前是澳大利亚鬼子不让他去艾兹贝基亚，现在又出现了这头澳大利亚式的骡子……

二

黎明前万籁俱寂。随着雄鸡啼晓，厨房里不断响起了捶面团的声音。肥胖的乌姆·赫奈斐在面团盆上忙碌着，灶台上的灯光映照着她的脸。她的头发和体态并不见老，只是脸上起了皱纹，皮肤也粗糙了。艾米娜坐在她右边的一张椅子上，闷声不响地在往面板上撒面粉，准备放面团。乌姆·赫奈斐停下来，从面团盆里拔出右手，用手腕擦了一下前额上的汗水，然后挥了挥粘满面粉、好像戴着白色拳击手套一样的拳头，说道：

“太太，今天你辛苦了，但再累也是高兴的，求真主多赐给我们一些这样高兴的日子。”

艾米娜擀着面饼，头也不抬地低声接口道：



“是啊，我们得做一桌丰盛的宴席……”

乌姆·赫奈斐用下巴向女主人示意，微笑着说：

“那得靠你这位师傅啦！”

说完，她又把手伸进盆里，继续捶面团。

“我本想只做点肉汤泡馍去侯赛因清真寺施舍给穷人们就算了。”艾米娜说。

“这次我们又没有请外人。”乌姆·赫奈斐的口气里有点责怪。

“可无论如何这也是个热闹的聚餐呀，”艾米娜咕哝道，声音里带点烦恼，“嘉米勒·哈姆扎维的儿子富阿德同样是中学毕业，但人家一点不声张。”

“这总归是亲人们团聚的一次机会吧。”乌姆·赫奈斐坚持自己的看法。

艾米娜怎么会在欢乐时不带着内疚和忧虑呢？她早先曾打听过的，知道这个孩子读完小学时那个孩子正好专科毕业。但是，为祝贺他们同时毕业的聚会并未举行，旧愿也无法去还。十九岁、二十岁、二十一岁、二十二岁、二十三岁、二十四岁，这几年正是年青人的大好年华，可是她却看不到他的飒爽英姿，他已被黄土掩埋了。人们常说心痛，她是多么心痛呀！

“阿依莎小姐一定会喜欢酸面点心的，同时会想起过去的岁月，太太！”

阿依莎喜欢，她做母亲的自然也高兴，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是饱还是饥，是醒还是睡，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别听那套骗人的鬼话，说什么法赫米死后你一天也活不下去，什么你活着只是为了探看他的坟墓。一颗心为他的死而震动，并不意味着全世界都为之震动。除了扫墓外，他好像已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孩子啊，想当初你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如今你只是逢年过节时才被他们提起。人们啊，你们是怎么回事呢？每个人只顾忙着自己的事情。只有你，海迪洁，你是妈妈的心和灵魂，你总是劝我要忍耐。阿依莎却不是这样。且慢！我不应冤枉她，她也表达了应该有的那种悲痛。凯马勒无可指责。可怜这一颗颗年轻的心啊，他们一个个都是创巨痛深！就像乌姆·赫奈斐所说的那样，你的头发一下子变白了，你变得像个幽灵一样。你的健康每况愈下，不如年轻时了，你快奔五十岁了，而法赫米却二十岁还未活到。你怀孕、害馋、分娩、哺乳、抚爱和希望，结果是一场空！唉，难道老爷的头脑里就没有这些想法？随他去吧！男人的痛苦毕竟和女人不同，妈妈，你就是这么说的，愿真主使天堂成为你的永住之地！妈妈呀，他又

故态复萌,真让我伤心哪!在他眼里仿佛法赫米没有离开人世,他对儿子的怀念早已烟消云散,每当我痛苦不堪时他甚至还要责备我!我是法赫米的母亲,他难道就不是法赫米的父亲吗?“可怜的艾米娜,你心里可不要老去想这些呀!要是我们用做母亲的心去衡量别人的话,那么所有人的心都显得像石头一样。他是男人,男人的痛苦毕竟和女人不同。倘若男人们一味地悲痛,那么他们挑着重担的肩就会被痛苦压垮。你发现他黯然神伤时,应该去宽慰他才对。我可怜的女儿,他可是你的依靠呀!”这怜爱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法赫米牺牲时大家心里无限悲伤,几乎谁也哭不出声来。后来,母亲的话被证实是对的:有一天后半夜,老爷喝得醉醺醺地回到家,一头倒在沙发上号啕大哭!那一夜,他只盼望他平平安安,即使他永远忘记了法赫米也无所谓。你自己不是有时也忘掉了他吗?比遗忘更可恶的是,你享受着生活,迷恋着生活。“这就是人间!”人们都是这样说的。你重复着人们说的这句话并相信了它。既然如此,你怎么可以埋怨亚辛?他只不过无可厚非地继续过着习惯了的生活罢了。慢着,信仰和忍耐缺一不可,将一切托付给真主吧!你的一切遭遇全都是真主安排的。你永远是“法赫米的母亲”,孩子啊,我只要活着,就永远是你的母亲,你永远是我的儿子!

擀面团的声音继续响着。艾哈迈德在晨曦中睁开眼睛,边伸懒腰,边打着呵欠,那拖长的声音像抱怨,又像抗议。接着,他在床上坐起来,两手按着伸开的双腿,微微弯着背,身上的白大袍已被汗水浸湿了。他摇晃着脑袋,似乎要用脱瞌睡虫。片刻后,他下了床,缓缓地走进浴室去冲冷水浴。这是他彻底消除疲劳的惟一良方,冷水浴能使他头脑清醒,身体恢复活力。他脱光了衣服,刚刚站在喷头下冲浴,便又想到了昨天老朋友对他的邀请,不由得心动,再加上冷水的刺激,他的心跳加速了。阿里·阿卜杜·拉希姆说:“回去看看吧,看看旧日的情人吧,你不能永远这样生活下去,我了解你。”他要跨出这最后的一步吗?已经五年了,他一直不肯迈出这一步。他是怀着一个经受过重大打击的穆斯林的心情向真主忏悔了呢,还是心怀忏悔之意而不愿公开言明呢?抑或是他虽有悔过念头却无忏悔之意呢?……他记不清了,也不愿回忆。他快五十五岁了,年事不小了,可为什么还这样心思不定、左右摇摆呢?譬如当天有人请他去听歌,他答应了,难道他会像这——样,答应去会昔日的情人?悲痛管什么用,它又不能使死者复活?难道真主命令



我们为悼念亲人而损害自己的身体吗？儿子牺牲后的整整一年中，他悲痛欲绝。在这漫长的一年里，他没喝过一滴酒，没听过一首歌，也没说过一句笑话，以致头发都白了。是啊，就是在这一年，他的头上出现了白发。后来他借口看到几个好朋友为了尊重他的悲哀而放弃了作乐，于是恢复了喝酒听歌的嗜好。这是谎话也是实话，他重去喝酒，既是怀念三位好友，也是由于自己忍耐不住了。这三位至交和别人不同，你悲痛他们也难过，而别人却无动于衷，当然他并没有责备其他人的意思。后来，他们除了经常枯燥乏味地陪伴你坐坐外，还去参加一些聚会活动，这完全是情有可原！这三个知心朋友不肯独自作乐而让你苦恼，因此你逐渐回到了过去的生活中，只是没有再去找女人。因为你把这种事看得太重，他们一开始也不勉强你。你那么痛苦，又那么坚决。祖贝黛派人来找你，你毫不动心；玛丽娅的母亲也被你一口回绝。你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认为自己决不会恢复到过去那样。你一次次反问自己：“法赫米身埋黄土下，我还能再投入歌女们的怀抱吗？”啊，我们在软弱和不幸之中多么需要同情和怜悯！“何必有乐不行空悲切，谁能保证明天不会死！”这句富含哲理的话是谁说的？不是阿里·阿卜杜·拉希姆就是易卜拉欣·法尔说的，只有他们会说出这样的话。穆罕默德·阿夫特贝克说不出有哲理性的话。他拒绝了我的建议，把女儿嫁给了一个陌生男人，让人耻笑我。他生就火暴脾气，但不像从前那样对我发火了。凭良心说，他是非常重信义讲交情的。你总记得在法赫米落葬时，他怎样陪着你落泪吧？可是后来他却劝你说：“我怕你不再玩就要老了。走吧，去花船散散心！”看见你犹豫，他又说：“只过去玩玩，无伤大雅……谁也不会扒光你的衣服，把你扔给女人的。”真主知道，我真是痛不欲生啊！法赫米一死，我也像个行将就木的人了。我这一生的最大希望彻底破灭，谁还能责备我经受不住打击和不节哀呢？我的心即使还会欢笑，但总算是颗受伤的心！唉，她们现在怎样了？这五年之中她们有了什么变化？唉，这漫长的五年啊！

凯马勒醒来后首先听到的是亚辛的鼾声，便禁不住去呼唤他。尽管亚辛讨厌他这样做，他还是一醒来就去叫醒他。他一声接一声地喊，直到听见亚辛像是抱怨和不满似的回答声才停止。接着，亚辛翻了个身，肥胖的身子把床板压得咯吱咯吱响，犹如痛苦的呻吟。最后，他嘴里咕嘟着睁开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睛。

照他看来,根本用不着这样着急,反正他俩都要等父亲冲完浴后才能去漱洗。五年前,家里重新作了安排:底楼只保留客厅,并在其必经之路的中间大厅里放些简单的家具,其他用房都安排在楼上。这样,楼下的卫生间就不轻易用了。亚辛和凯马勒虽然都不乐意与父亲一起住在楼上,但是不得不尊重父亲的意愿,只有客人来时,才在底楼进出。亚辛又闭上眼睛,但并未再睡,这不是因为他不想再睡了,而是有一个形象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激起了他的情感。这是一张鹅蛋形的脸,衬着一对乌黑发亮的大眼睛。玛丽娅!他尽情地遐想着,沉醉在一种比美梦还甜蜜的幻境中。

几个月之前,他从没有注意过她,仿佛她根本不存在似的。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听到乌姆·赫奈斐对他的继母说:“太太,你听说了吗?玛丽娅小姐被她丈夫休了,回到了娘家。”这时,他才想起了玛丽娅、法赫米和那个英国兵——凯马勒的朋友,他已经把他的名字忘记了。接着他又回忆起她过去的人品。在那件丑事传开后,她的人品曾使他的心激荡过。不知为什么,他的心里突然亮起了一块牌子,好像夜晚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广告,那上面写着:“玛丽娅……你的邻居……一墙之隔……被休了的女人……有一段撩人心弦的风流史……喜从天降!”但是这块牌子很快从他的心里消失了,因为想到她必然会想到法赫米,使他下不了手,备感痛苦,并呼吁他关上邪念之门,把它关得牢牢的。他真后悔(如果他还有点后悔的话)自己暗中转这样的念头。以后,有一次他在莫斯基碰巧遇见了她和她母亲,他和她的目光无意相遇,她的脸上立刻出现了似曾相识的神情,泛出了一种不熟识她的人几乎难以察觉的微笑,他的心为之一动。起初,他仅为相互认识而激动,后来却为她那象牙般白嫩的面孔、描过眼圈的大眼睛和充满青春活力的诱人体态而心旌摇曳。他想起了当年的宰奈卜,不禁思潮起伏。他刚刚走了几步,正当他顺着台阶往下走,去艾哈迈德·阿卜杜胡咖啡馆时,一种忧郁的记忆向他袭来,使他感到凄楚。法赫米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于是他躁动的感情平息了下来,陷入深沉的悲哀之中。一切应该结束了,可是为什么呢?

在那以后的几小时甚至几天中,他一直在自问自答:法赫米,他和她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不错,他有一天曾想向她求婚。但为什么没有去求婚呢?爸爸不同意,仅仅是这个原因吗?这至少是关键问题。还有呢?发生了她跟英国人的丑闻,抹去了他心中残存的暗淡的印象。怎么会是暗淡

印象呢？是的，他十之八九已经把她淡忘了。这么说来，他先是对她淡忘了，然后才抛弃了她？是的。既然如此，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了，但是……还有什么但是的！我说的是手足之情，你难道对手足之情有怀疑？没有，一千个没有！值得对这个年轻女人动心吗？那当然。她真有花容玉貌？是的，一点不假。那你还等什么呢？……

他有时从窗户里看到她，后又在平台上多次看见她。

她为何被休掉呢？如果是因为丈夫脾气不好，那被休是她的幸运；如果是由于她行为不端，那被休倒是你的幸运了。

“起床吧，不然你又睡过去了。”

亚辛一边打呵欠，一边用粗壮的手指拢了拢一头鬈发，说：

“学校放那么长的假，你真有福气！”

“我不是比你醒得早吗？”

“可是你想睡随时可以躺在床上。”

“你没看见我并不想睡吗？”

“你的老朋友，那个英国兵叫什么名字来着？”亚辛没头没脑地笑了笑，问道。

“哦，他叫朱利恩。”

“对，朱利恩！”

“你怎么问起他来了？”

“没什么！”

“没什么？这话多么荒谬啊！难道你亚辛就不如朱利恩？至少朱利恩是匆匆过客，你亚辛却是土生土长的。她的脸上有一种东西，永远冲着你微笑。她有没有注意到你经常出现在平台上？不会不注意的。”他想起了朱利恩，“她这种女人不会不解风情的。她回答过你的问候，第一次是微笑着转过头来，第二次是笑了笑，她的笑容多么迷人啊！第三次她警告似的指指邻居的平台。‘日落之后我再来。’我大胆地这样对她说道，朱利恩不就是在大马路上向她打手势的吗？”

“我小时候那么喜欢英国人，而现在，你看我是多么憎恨他们。”

“你心中的英雄赛阿德·辛格鲁勒还远涉重洋去寻求他们的友谊呢！”

“凭真主起誓，”凯马勒严肃地高叫着，“即使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照样痛

恨他们。”

兄弟俩默默地交换了一个忧郁的目光。这时传来父亲的拖鞋声，他洗完澡正朝卧室走去，边走边在念叨：“别无办法，惟靠真主。”亚辛下了床，打着呵欠走出房间。

凯马勒翻个身，懒洋洋地仰面躺着，弯起双臂，十指交叉，枕在脑袋下面，两眼茫然地望着前面……阿依黛呀，让比尔角^①荣幸地接待你吧！你那天使般的肌肤生来就不是让开罗的酷热炙烤的。让那海滩因你的践踏而增辉，让那水天一色因你的欣赏更迷人！你将讴歌避暑胜地的好风光，你的眼神将道出无比的喜悦和眷恋。我怀着向往的心情想象着你的喜悦和眷恋，我那忧郁的目光询问不可知的命运，憧憬着使你那么留恋忘返、也值得你如此钟爱的胜地仙境。可是，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何时能再欣赏到你那动人的声音？你避暑的地方怎么样？我真想知道啊。据说那里四面环水，天高云淡，黄灿灿的沙滩一望无际……许多人都有幸目睹你的芳颜，而我却与你天各一方，我的心在痛苦呻吟，受等待的烈火煎熬。

唉，别忘了，那天你娇声细语地低声对我说：“明天我们就要去比尔角旅游了，那里很美的！”你当时真是春风满脸啊。可我从你那张快乐的小嘴里听说我们即将离别，顿时没了精神，就像在一束芳香扑鼻的鲜花里闻到了毒气一样。别怪我萎靡不振，也别指责我嫉妒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它们能使你快活而我无能为力，它们能得到你的青睐而我却被漠然置之。分手时你难道没有察觉我满脸愁云？不，你什么也不会发现。这并非因为只是我在许多人中你没看见。亲爱的，而是因为你什么也不想看，仿佛没有东西能引起你的注意。或者说，你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在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王国里用两只惹人喜爱的眼睛居高临下望着我们。就这样，我们面对面地站立着，你是一把众人瞩目的幸福火炬，我是一堆被人冷落的颓丧死灰。你享受着绝对的自由，或者说你无拘无束；而我被你的巨大力量所吸引，就像地球围绕着太阳转一样，围绕着你。难道你在海滩上找到了你在阿拔西亚街的家里没有享受过的自由？不，你在我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你不同于其他少女，花园里和马路上留下了你芳香的足迹，每个朋友的心里都留下了对

① 埃及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一处著名的避暑胜地。

